

略素書之遺符耶過十三篇矣
又曰道一以貫之有一神出奇無窮可用十三篇又可為
十三篇十三而無一圖之驥皮之席芻之狗也予故曰兵
本

賓王曰三匡及
霸形皆後人追
叙者然其大高
古奇絕幾之乎
叔敬仲之逸駕
然者

空字曰按言子
固辭傳稱疾不
出君不信我權
保子以死亡則
君不疑必免子
之傳矣
賓王曰文古議
正

管子卷七

大匡第十八

內言一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
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
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
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賤
臣知弃矣。召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
必免子。鮑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有乎。管仲曰。不
可。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廣閒。將有國者。未可

知也。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吾觀小白，必不為後矣。管仲曰：不然也。夫國人憎惡糺之母，以及糺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小白之為人，無小智，惕而有小慮，非夷吾莫容小白。天不幸，降禍加殃于齊，糺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糺也。雖得

定字曰兄古况
字後倣此言犯
命廢糺雖得天
下尚不生况定
齊社稷一國之
政乎
賓王曰卓然
大復曰管召二
人語應是小白
既立請魯殺糺
之時忽于此言
奪糾死糾何居
又與鮑井辭傳
不相當紀者代
為辭又錯為序
也

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糺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鮑叔許諾，乃出奉令。遂傳小白。鮑叔謂管仲曰：何行。管仲曰：為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不親信。不親信，則言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夫事君者，無

二心。鮑叔許諾。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爲君。是爲襄公。襄公立後。絀無知。無知怒。公令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曰。瓜時而往。及瓜時而來。期戍。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二人因公孫無知以作亂。魯桓公夫人文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皆行。申俞諫曰。不可。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公不聽。遂以文姜會齊侯於濼。文姜通於齊侯。桓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侯。齊侯怒。饗公使公子

彭生乘魯侯脅之。公薨于車。豎曼曰。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今彭生二於君。無盡言而諛行。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禮命。又力成吾君之禍。以構二國之怨。彭生其得免乎。禍理屬焉。夫君以怒遂禍。不畏惡親聞容。昏生無醜也。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魯若有誅。必以彭生爲說。二月。魯人告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死。請以彭生除之。齊人爲殺彭生以謝於魯。五月。襄公田

于貝丘見豕彘。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生安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於車下。傷足亡屨。反誅屨於徒人費，不得也。鞭之見血，費走出。遇賊於門，脅而束之。費袒而示之背，賊信之。使費先入，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孟陽代君寢于牀，賊殺之，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殺公而立公孫無知也。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九年，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也。桓公自莒

先入，魯人代齊納公子糾，戰於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鉤，魯師敗績。桓公踐位，於是劫魯，使魯殺公子糾。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圖公曰：然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爲人之有慧也，其謀必將令魯致政於夷吾。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也。必將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將受魯之政乎？其

否也。鮑叔對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紂也。爲欲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雖知死，必不受也。公曰：其於我也曾若是乎？鮑叔對曰：非爲君也，爲先君也。其於君不如親紂也。紂之不死而况君乎？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公曰：恐不及，奈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爲人也，敏而多畏，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公曰：諾。施伯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濟，今在魯，君其致魯之政焉。若受之，則齊可弱也。若不受，

則殺之，殺之以說於齊也。與同怒，尚賢於已。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夷吾與召忽也，寡人之賊也。今在魯，寡人願生得之，若不得也，是君與寡人賊比也。魯君問施伯，施伯曰：君與之，臣聞齊君惕而亟驕，雖得賢，庸必能用之乎？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也。夫管仲，天下之大聖也。今彼反齊，天下皆鄉之，豈獨魯乎？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不如與之。魯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

大復曰以或曰
起例信疑兩存
猶闕文之廣注

也而文奇正陸
離得此更神大
傳所謂相與也
史公

定字曰按及謂
所從黨與也

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爲生臣。忽爲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或曰。明年。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襄公薨。公

子糾踐位。國人召小白。鮑叔曰。胡不行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召忽強武。雖國人召我。我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得行。其知於國。國可謂亂乎。召忽強武。豈能獨圖我哉。小白曰。夫雖不得行。其智豈且不有焉乎。召忽雖不得衆。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鮑叔對曰。夫國之亂也。智人不得作內事。朋友不能相合。摻而國乃可圖也。乃命車駕。鮑叔御。小白乘而出於莒。小白曰。夫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以試也。乃將下。鮑叔履其足。曰。事之濟也。在此

時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之免也。乃行至於
邑郊。鮑叔令車二十乘先。十乘後。鮑叔乃告小白
曰。夫國之疑。二三子莫忍。老臣事之未濟也。老臣
是以塞道。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
濟也。免公子者爲上。死者爲下。吾以五乘之實距
路。鮑叔乃爲前驅。遂入國。逐公子糾。管仲射小白
中鈞。管仲與公子糾召忽。遂走魯。桓公踐位。魯伐
齊。納公子糾而不能。桓公二年踐位。召管仲。管仲
至。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定。

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於此。其大也。
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不能。管仲辭於君曰。
君免臣於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糾也。爲欲定
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糾也。臣
不敢。乃走出。至門。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曰。勿
已。其勉霸王乎。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
臣貪承命。趨立於相位。乃令五官行事。異日公告
管仲曰。欲以諸侯之間無事也。小脩兵革。管仲曰。
不可。百姓病。公先與百姓而藏其兵。與其厚於兵。

大復曰蕩船事
國異人異年異
自紀先立以下
至後紀事多與
傳左故別或曰
起例載異聞也
或曰明非管氏
之書法家以其
議祖之集其事
傳附之主于管

不如厚於人。齊國之社稷未定，公未始於人，而始於兵。外不親於諸侯，內不親於民。公曰：諾。政未能有行也。二年，桓公彌亂，又告管仲曰：欲繕兵。管仲又曰：不可。公不聽。果爲兵。桓公與宋夫人飲船中。夫人蕩船而懼公，公怒出之。宋受而嫁之蔡侯。明年，公怒告管仲曰：欲伐宋。管仲曰：不可。臣聞內政不脩，外舉事不濟。公不聽。果伐宋。諸侯興兵而救宋，大敗齊師。公怒歸告管仲曰：請脩兵革。吾士不練，吾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讐。內脩兵革。管仲曰：

子曰管子耳

不可。齊國危矣。內奪民用，士勸於勇，外亂之本也。外犯諸侯，民多怨也。爲義之士，不入齊國，安得無危。鮑叔曰：公必用夷吾之言。公不聽。乃令四封之內脩兵，關市之征侈之。公乃遂用以勇授祿。鮑叔謂管仲曰：異日者公許子霸，今國彌亂，子將何如。管仲曰：吾君愴其智多誨，姑少胥其自及也。鮑叔曰：比其自及也，國無闕亡乎。管仲曰：未也。國中之政，夷吾尚微爲焉。亂乎，尚可以待。外諸侯之佐，旣無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明年朝之爭祿相

刺。裴領而刎頸者。不絕。鮑叔謂管仲曰。國死者衆矣。毋乃害乎。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貪民也。夷吾之所患者。諸侯之爲義者。莫肯入齊。齊之爲義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若夫死者。吾安用而愛之。公又內脩兵。三年。桓公將伐魯。曰。魯與寡人近。於是其救宋也疾。寡人且誅焉。管仲曰。不可。臣聞有土之君。不勤於兵。不忌於辱。不輔其過。則社稷安。勤於兵。忌於辱。輔其過。則社稷危。公不聽。興師伐魯。造於長勺。魯莊公興師逆之。大敗之。桓公

大濶曰春秋之師未有加二千乘者也其虛言耶

曰。吾兵猶尚少。吾參圍之。安能圍我。四年脩兵。同甲十萬。車五千乘。謂管仲曰。吾士旣練。吾兵旣多。寡人欲服魯。管仲喟然嘆曰。齊國危矣。君不競於德而競於兵。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矣。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內失吾衆。諸侯設備。吾人設詐。五十里而爲之關。魯請比於關內。以從于齊。齊亦無復侵魯。桓公許諾。魯人請盟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劍。今而帶劍。是交兵聞於諸侯。君不如已。請去

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忌於君。君如是以退。可。君果弱魯君。諸侯又加貪於君。後有事。小國彌堅。大國設備。非齊國之利也。桓公不聽。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劌之爲人也。堅強以忌。不可以約取也。桓公不聽。果與之遇。莊公自懷劔。曹劌亦懷劔。踐壇。莊公抽劔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無不死而已。左。榘。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管仲走君。曹劌抽劔當兩階之間曰。二君將改圖。無有

大復曰。大匡志。匡君以匡天下。爲功初叙五年。弗諫自用之弊。一用仲而伯始。以此分兩截。應揚而大慮則事多舛。而仲功亦莽矣。史記述止數事而于轉。

進者。管仲曰。君與地。以汶爲竟。桓公許諾。以汶爲竟而歸。桓公歸而脩於政。不脩於兵革。自圍辟人以過弭師。五年。宋伐杞。桓公謂管仲與鮑叔曰。夫宋寡人固欲伐之。無若諸侯何。夫杞。明王之後也。今宋伐之。予欲救之。其可乎。管仲對曰。不可。臣聞內政之不脩。外舉義不信。君將外舉義以行先之。則諸侯可令附。桓公曰。於此不救。後無以伐宋。管仲曰。諸侯之君。不貪於土。貪於土。必勤於兵。勤於兵。必病於民。民病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詐

禍因敗其幹佐
君心了之如照
則文之不可已
也如是

則不信於民。夫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是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競於兵。桓公曰：然則奚若？管仲對曰：以臣則不，而令人以重幣使之，使之而不可。君受而封之。桓公問鮑叔曰：奚若？鮑叔曰：公行夷吾之言，公乃命曹孫宿使於宋，宋不聽。果伐杞。桓公築緣陵以封之。予車百乘，甲一千。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於齊。桓公築夷儀以封之。予車百乘，卒千人。明年，狄人伐衛，衛君出致於虛。桓公且封之。隰朋賓胥無諫曰：不可。三國所以亡

大復曰：絕以小
言國小故亡封
亡而國盡齊亦
小矣如止何

者。絕以小。今君斲封亡國，國盡若何？桓公問管仲曰：奚若？管仲曰：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實？君其行也。公又問鮑叔，鮑叔曰：君行夷吾之言。桓公築楚丘以封之，與車三百乘，甲五千。既以封衛，明年桓公問管仲將何行。管仲對曰：公內脩政而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君許諾，乃輕稅，弛關市之征，爲賦祿之制。既已，管仲又請曰：問病臣，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傳。公曰：諾。既行之。管仲又請曰：諸侯之禮，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齊以馬往，小

大復曰東屬水
其人性通敏而
屬金其人劉果
兩因其地而使
其人

之字曰按小臣

作公子舉博聞
而知禮釋字疑
禮字誤也
又曰按蒙孫小
臣作曹宿孫

侯以犬報。桓公許諾。行之。管仲又請賞於國。以及諸侯。君曰諾。行之。管仲賞於國中。君賞於諸侯。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從列士以下有善者。衣裳賀之。凡諸侯之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信其言。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曰。隰朋聰明捷給。可令為東國。賓胥無堅強。以良。可以為西土。衛國之教。危傅以利。公子開方之為人。也。慧以給。不能久而樂始。可游於衛。魯邑之教。好邇而訓於禮。季友之為人。也。恭以精。博於糧。

多小信。可游於魯。楚國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而好立小信。蒙孫博於教。而文巧於辭。不好立大義。而好結小信。可游於楚。小侯既服。大侯既附。夫如是。則始可以施政矣。君曰諾。乃游公子開方於衛。游季友於魯。游蒙孫於楚。五年。諸侯附。狄人伐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諾。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侯皆許諾。齊車千乘。卒先致。緣陵戰於後。故敗狄。其車甲與貨。小侯受之。大侯近者。以其縣分之。不踐其國。北州。

侯莫來。桓公遇南州侯於召陵。曰：狄爲無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國，以天子之故，敬天之命令以救伐。北州侯莫至，上不聽天子令，下無禮諸侯，寡人請誅於北州之侯。諸侯許諾。桓公乃北伐，令支、下、鳧之山，斬孤竹，遇山戎。顧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對曰：君教諸侯爲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以加政矣。桓公乃告諸侯，必足三年之食，安以其餘脩兵革。兵革不足以引其事，告齊，齊助之發。旣行之，公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對

曰：君會其君臣父子，則可以加政矣。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爲妻，毋專殺大臣，無國勞毋專予祿，士庶人毋專弃妻，毋曲隄，毋貯粟，毋禁財。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卒歲，吳人伐穀，桓公告諸侯未徧。諸侯之師竭，至以待桓公。桓公以車千乘會諸侯于竟。都師未至，吳人逃。諸侯皆罷。桓公歸，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曰：可以加政矣。曰：從今以往二年，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三

大復曰四十二年以上叙臣天
下行事大略自
以文為次用兵
車乘車九合為
外政結局復以
踐位十九年起
叙國中內政此
一篇大體也布
裕天奇

者無一焉。可誅也。諸侯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
可罰也。君有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
進。可罰也。士庶人聞之。吏賢孝悌。可賞也。桓公受
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
饗國四十有二年。桓公踐位十九年。弛關市之征。
五十而取一賦。祿以粟。案田而稅。二歲而稅一上。
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飢不稅。歲
飢弛而稅。桓公使鮑叔識君臣之有善者。晏子識
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高子識工賈之有善者。國

子為李隰。朋為東國。賓胥無為西土。弗鄭為宅。凡
仕者近宮。不仕與耕者近門。工賈近市。三十里置
遽。委焉有司職之。從諸侯欲通吏從行者。令一人
為負以車。若宿者。令人養其馬。食其委。客與有司
別契。至國八契。費義數而不當。有罪。凡庶人欲通
鄉吏不通。七日囚。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囚。貴人子
欲通吏不通。三日囚。凡縣吏進諸侯士而有善。觀
其能之大小。以為之賞。有過無罪。令鮑叔進大夫。
勸國家得之成而不悔。為上舉。從政治為次。野為

定字曰按照吏
進諸侯士有善
則與其賞有過
則不與其罰蓋
以他國故不連
及也

大復曰不發是
大復大役爾少
其野多不發之
衆

大復曰國子斷
獄只一句作不

了語復入三大
夫之舉因中三
大夫之罪絕歸
君謂國子以完
斷獄文局之奇
後人不能亦身
不解
定字曰按處華
句照上處不華
下交謂以貴凌
人使友居下也
照友有少長好
飲食照出不仕

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驕次之。勸國家得之成而悔。從政雖治而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驕。行此三者為下。令晏子進貴人之子出不仕處不華而友有少長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士處靖敬老與貴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耕者農農用力應於父兄事賢多。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令高子進工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者為次得一者為下。令國子以情斷獄三大夫既已選

舉使縣行之。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以卒。年君舉管仲告鮑叔曰勸國家不得成而悔從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發訟驕凡三者有罪無赦。告晏子曰貴人子處華下交好飲食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士出入無常不敬老而營富行此三者有罪無赦。耕者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告國子曰工賈出入不應父兄承事不敬而違老治危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凡於父兄無過州里稱之吏進之君用之有善無賞。

定字曰慮意廉
察其意而罪之
也

大復曰制刑必
即天倫王制原
父子立君臣此
加師重在三身
親屬情分屬義
又有祿易則議
貴之與易祿無
歛即奪奉收田
之罰有可無赦
易後再犯也

有過無罰。吏不進廉意。於父兄無過。於州里莫稱。
吏進之。君用之。善為上賞。不善吏有罰。君謂國子。
凡貴賤之義。入與父俱。出與師俱。上與君俱。凡三
者。遇賊不死。不知賊。則無赦。斷獄情與義易。義與
祿易。易祿可無歛。有可無赦。

大復曰首按事紀叙引入仲相分二大段法宜先內後外
先政後功故倒叙仲桓君臣始相左後相成桓試仲六仲
試桓見病後醫見顛而後扶乃言易入而功轉用于此中
失得順文相叙亦自合爾要于侈其功者外而所以為功
政也內也兵家背水陣形家倒騎龍最奇可觀

